福建梨园戏立足传统、创新剧目

“古南戏活化石”的青春派


AI制图

舞台光影斑驳，夜色沉沉。董生一把拉住李氏的手，李氏掩面避闪，又忍不住瞧看，二人眼波交汇又分开……前不久，梨园戏青春版《董生与李氏》在上海完成第520场演出。这一场，距该剧首演已过去33年。

梨园戏发源于宋元时期的福建泉州，保存了宋元南戏的诸多古本、唱腔和演出规制，被誉为“古南戏活化石”。

《董生与李氏》是梨园戏的经典剧目，连演30多年而魅力不减，原因何在？

“答案就是‘守正创新’。”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传承中心”）主任林小伟说，传承中心深耕传统剧目的保护传承与新编剧目的创新发展，积极开展当代艺术探索。

“演员带着自己的气质和理解演戏，戏自然就有了当代性”

“这批青年演员身上已经有艺术光芒了。”看完演出，关注梨园戏十几年的资深戏迷元未说。

《董生与李氏》是由已故编剧王仁杰创作的新编戏：塾师董生受彭员外临终嘱托监视其寡妻李氏，二人渐生情愫，最终反抗封建礼教束缚而结合。

“新一代青年演员厚积薄发，日复一日的排练加上生活阅历的沉淀，能量自然就爆发出来。”《董生与李氏》中李氏的首演者、国家级非遗项目梨园戏代表性传承人曾静萍评价道。

“梨园戏的美就在细腻精致，讲究过程变化和人物的准确性、分寸感。”青春版《董生与李氏》中李氏的扮演者郑雅思介绍，就像诗词有格律，梨园戏也有一整套严格规范的表演形式，其基本动作称为“十八步科母”，程式动作达900多个，堪称“一句曲、一步科”。

尽管有如此严格的规范，曾静萍对年轻演员的要求是“演出自己”。“演员需要从模仿到自立。”在曾静萍看来，梨园戏发展到今天还充满活力，是一代代人“修”戏的结果，“人的气质会随时代环境而变化，演员带着自己的气质和理解演戏，戏自然就有了当代性。”

“曾静萍饰演的李氏，骂董生时，语气带着俏皮；而郑雅思饰演李氏时，语气热烈明快，演绎出寻找乐趣的青春生命。”看完青春版《董生与李氏》，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子这样评价。

“一个人好没用，一群人好，梨园戏的发展才能长远。”退休前，曾静萍把自己所有的戏教完才离开。她说，传承中心一直重视老戏传承，把老艺人请进来恢复排戏、教戏，档案室里存有古戏本、肢体动作手绘图，以及历代演员的演出录像等资料。“传承这件事，我们每天都在做。”曾静萍说。

这两个月，19岁的梨园戏演员郑怡萍忙着学习传统剧目《王魁》中谢桂英一角。郑怡萍计划先把框架练下来，再找前辈帮忙搭配排练、揣摩角色，“在传统的基础上演出自己的特点很难，但不着急，未来我还有更长时间和梨园戏在一起。”

“让传统戏重新活跃，新编戏沉淀为新的经典”

灯光朦胧，一支曲子隐隐约约传来。“忆着我情人，相思病人损……”五娘自舞台右侧的勾栏迈向左侧的漆红镂金红眠床，倚床唱起“北相思”入梦。

传统梨园戏《陈三五娘》讲述福建泉州的陈三与广东潮州的五娘在元宵节邂逅，历经波折最终喜结连理的爱情故事——如何演出新意？

今年3月，新创梨园戏《红眠床》带观众进入一场美妙的梦境——舞台围绕折子戏《陈三·大闷》的旦行独角戏开始，陈三被官府抓获流放后，五娘深夜难眠；灯光构筑的勾栏上演绎着过往，似五娘入梦后的回忆。还有代表“小梨园”流派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、外、贴7个角色行当的演员，时而演绎剧中角色，时而化身检场人。一边是至静至幽的愁思，一边是热闹鲜活的往昔，虚实之间，古典审美和现代剧场体验并存。

这样的设计，传承中心导演曾龙和演员们反复尝试了大半年。“不光是舞台设计和演员调度，还要让演员的表演充分融入新的演出空间和观演模式中。”曾龙介绍，小剧场内，前排观众离舞台仅1.5米，演员的表情就要适当“收起来”，剧组反复回看演出录像，复盘表情与表演细节；梦境部分的演出要求演员的身段仿佛踏于云端，讲究气息的控制；而在合唱部分，不同行当之间要互相感知音量、呼吸与节拍，做到融为一体。

“虽有新的演绎，但根基仍在于传统程式表达，气息、身段、唱腔，处处都讲求和谐。”在《红眠床》中饰演生行的林诗铭感慨，“传统给予我们骨架与程式，还有地道的唱腔念白。我们所要做的，是让剧目节奏、舞台审美与故事表达更加契合当代观众。”

“让传统戏重新活跃，新编戏沉淀为新的经典。”林小伟说，传承中心可上演的传统剧目有100多个，并计划抢救有剧本、有曲牌的传统剧目。

“持续运用当代意识提升质感，就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”

创新表达，梨园戏尝试得比很多人想象中更早。

新编戏《陈仲子》采用“T”形舞台，演员突破旦、生、丑的行当边界，一人分饰三角。

在上海，同一出传统折子戏《吕蒙正·过桥入窑》连演3天，第一天以排练形式进行、观众可以随时打断，第二天全妆上阵、原汁原味，第三天则边走边演、让观众随之流动。

梨园戏“尚好听”唱队融合梨园戏曲目、南曲与流行歌曲，吸引一众年轻观众关注……

在泉州，传承中心的戏台几乎不曾冷过，节假日常常爆满。剧院坚持常态化演出，也有了一批固定的观众——不只在本地，还有专程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地赶来的戏迷。

“梨园戏是一个艺术浓度很高、感染力很强的剧种。”元未说。

年轻的面孔也多了起来。“我已经看了3场，还一直向朋友推荐。”华侨大学大四学生苏扬晴自去年9月参加学校组织的观演后，就喜欢上了这个剧种，“舞台设计、角色演绎都很妙，人物的内心活动通过肢体、唱词充分表现出来，让人感受到真实的情感。”

台上的功夫，台下看得见。

“梨园戏是细腻典雅的剧种。”在林小伟看来，梨园戏有充沛的文化自信，“戏的根基一直在，我们把一出出戏认真传下去，持续运用当代意识提升质感，就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。”

向内守得住，向外走得远。“地方剧种首先要服务好当地的观众，因为这方水土养着你，这里的观众需要你。”曾静萍说，“在此基础上，我们积极走出福建、走向世界，让更多人认识梨园戏。”　施钰（摘自《人民日报》）

博物

千年窑火添新柴

在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彭城镇，磁州窑盐店遗址博物馆内，元代馒头窑轮廓依然清晰，遍地古瓷残片静静陈列。82岁的刘立忠一有时间就来这里画画、带徒弟，义务向游客介绍磁州窑的历史。他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磁州窑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，也是徒弟们口中亲切的“老馆长”。

磁州窑创烧于北朝时期，鼎盛于宋金元，是我国古代北方规模最大的民窑体系。位于邯郸峰峰矿区的彭城镇是其核心传承地，素有“南有景德，北有彭城”之誉。迄今为止，这里保存了30余座古窑、50余座古作坊、7处渣堆等大量地面遗存，被专家认为是目前国内保存规模最大、保存现状最为完好的古陶瓷文化遗存。2006年，磁州窑烧制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过去，人们多认为唐代越窑和邢窑、宋代五大名窑、元代以后景德镇窑等窑口代表当时最高制瓷水平。现代考古发现表明，从唐宋时起，磁州窑就对传统制瓷工艺不断创新，地位十分重要。作为民间窑系，磁州窑的相关文献记载有限，多项烧造技法曾一度失传。

几十年来，刘立忠查访多处古代窑址，收集上万片实物瓷片和数千幅古陶图录，整理挖掘出磁州窑72道工序。以刘立忠、安际衡、任双合、闫保山、张拥军、宋润生等6位国家级大师为核心，老中青三代磁州窑匠人接续接力，手绘图谱长卷、编撰《磁州窑烧制技艺》等专业典籍，把口传心授的工序留存为可查可教的文字与图录，复原了辽三彩、黑釉窑变等多项失传技法，还研发出“新红绿彩”“新五彩”“高温釉下五彩”等新工艺。

在老一辈“守艺人”的影响下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，扎根磁州窑传承的沃土，一座座老窑址、老厂房也相继升级为工作室、直播间。

峰峰博物馆一楼的磁州窑文化体验中心里，几个孩子正手执料笔，对照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样，在素坯杯面上专注填色，玩法像极了时下流行的“拼豆”。白地黑花瓷绘原本考验笔法和色料把控，普通人往往需要数月才能摸到门道。数字技术的介入把这道门槛降到了普通人可参与的程度。新生代传承人孟繁甲搭建“数字磁州窑”资源库，完成2000余件传统器物纹样数字化存档，用3D建模赋能陶艺教学。

当地将废弃老瓷厂打造成磁州窑艺术街区，形成“产学研游购”全链条。街边随处可见的陶艺工作室里，年轻人花几十元就能亲手揉泥、拉坯、彩绘，再等上一个月，即可收到“私人定制”的瓷杯。这种类似儿时“玩泥巴”的快乐，让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磁州窑、爱上磁州窑。直播间里，年轻匠人一边拉坯，一边讲述磁州窑的故事，瓷枕冰箱贴、生肖小摆件等文创产品从这里发往天南海北。千年窑火，就这样在一代代新人的指尖上，烧得正旺。

耿建扩　陈元秋　刘昆（摘自《光明日报》）